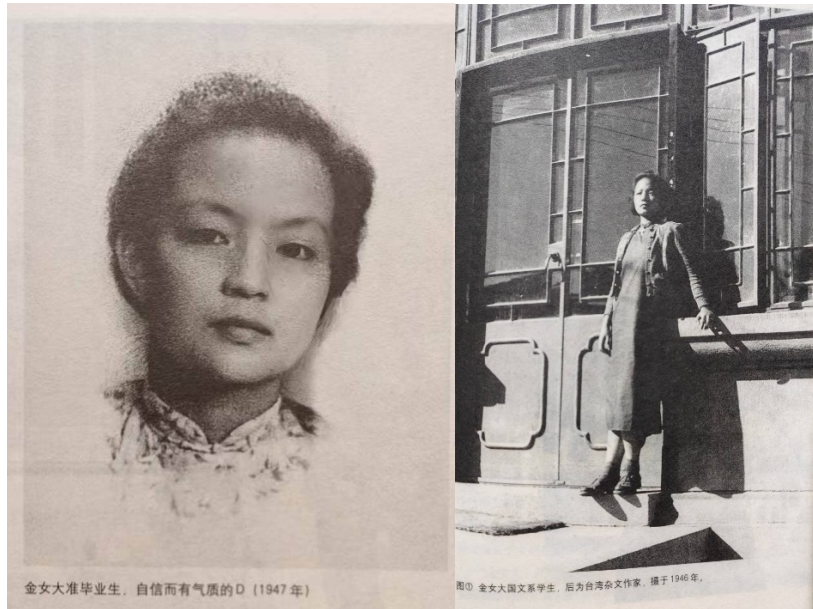


金女郑锦先，“杂文手”丹扉

金开泰



郑锦先（笔名丹扉），（1926. 8. 2-2022. 7. 14）福建仙游人。1926年8月生于浙江宁波，1944年入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，与李德懿（李宜）、李念瑚是同系同级同室的好朋友。1948年在南京金女大毕业。曾在上海启秀女中担任教师。1949年去台湾寻找工作，因局势变化，定居嘉义。先后任台北《建报》记者、嘉义电台编审、嘉义女中教师、台北《仕女》杂志总编辑和发行人等职。世界女记者作家协会理事，以96岁高龄谢世。



金女大准毕业生，自信而有气质的D（1947年）

图① 金女大国文系学生，后为台湾杂文作家，摄于1946年。

成都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的白永达在《望九琐忆》中有一篇“恋情化友情——一桩被海峡阻断了的婚姻”，讲述了他1947年在南京和D相恋，几小时见面，竟有了如意心情，彼此投合，麻利脆生。1948年D从金女大中文系毕业，暂在一个中学代课，为了摆脱当时“毕业即失业”的困境，1949年春去台湾，临行前一起看了袁雪芬的越剧《孟姜女哭长城》，历时两年的交往告一段落；其后两人在书信中续了前缘，通过情书，补救了过去的“话语不足”。可惜，时局的变化，她想回来结婚，当局不准出境，只许男方过去，男方又如何去得了呢？双方“此恨绵绵无尽期”。她寄给对方一张照片，写着“I am sick heart”（我心想你），孤寂的无奈，思念的缠绵，尽在其中。被七月派诗人方然在背后题句：“山有木兮，

木有枝，思君子兮，君不知。”一等再等，终不见人，男方只好“壮士断腕”，设限在 33 岁 6 月 15 日的生日。但奇迹终未出现。圣诞之时，听到了 D 在台已婚，有了自己的归宿。30 多年后的 1989 年 11 月，D 和妹妹、大学的同窗密友一行终于到了作者所在的包头，盘桓的 10 天中，恋情化友情，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最后作者以《送五妹回台》作结：别梦依稀四十年，惊鸿翩至何粲然。君颜不改英飒爽，我臆未捐沐清泉。三城日耀迎远客，一峡波平接海天。云中驿冷东西去，南北万里共婵娟。文中的 D 便是本文所记的郑锦先。



有了归宿的郑锦先，是台湾最资深的女专栏作家，也是惟一专门写作杂文的女性，自称“杂文手”。她先在嘉义中学教书，从 1962 年开始，先后在《皇冠》杂志上撰写“反舌集”专栏，在《台湾日报》上撰写“妇人之见”专栏，在《台湾时报》上撰写“管窥篇”专栏。30 年中写作 200 多万字，出版作品包括《幽默智慧语录》、《男人在我掌心》、《八千里路尘与土》、《丹扉大陆行》、《微雨轻尘集》、《丹扉幽默文集》、《叮当集》等 30 余部。

她在《也算“自传”》中，风趣地自我调侃道：“我不是个很会写文章的人，

只因别门我都不会，才落到这一方面。也是有点运气，碰上有人邀我写，我才在‘重逼之下必有勇妇’地先小写而后瞎写起来。好在我写的是杂文，幸赖杂文之杂，不像写别的正宗文艺那般要讲究结构与手法，我才能安然无恙杂在这当中。我深信我只是遇到机会，有机会写的人，不一定比没有机会写的人写得好，因此我一向不敢参加什么征文比赛，我怕的是比出丑来。事实上要我跟任何人比赛，我都觉得好像是要我去参加一场‘龟兔赛跑’，而我是一只比兔子更爱睡觉的乌龟，绝对不可能产生‘伊索寓言’的奇迹。”在《女以贵为美》中，作者写道：“若我天生有好八字，能变胎成为一个名女贵妇之类，国际性的美人提大概也可能霸占一席。自然也会有人把我自认最丑之点形容成最美的特色。只可叹我投胎失误，先天便注定是跳不过龙门的衰鲤鱼；后天偏又阮囊羞涩，买不起成套的蜜丝佛陀东涂西抹，又没有胆量进美容院去隆胸扩臀，更没有貂皮珠钻加身烘托。既无秘书或随从人员来为我作‘三星伴月’之陪衬，结果只落得乌云掩月，一脸霉气，贬入三姑六婆之列焉。”展露了一种女性的俏皮和幽默，令人读后忍俊不禁。

她的杂文偏重于抒写社会世相与人情世故，有时也批评时弊。她在杂文中谈家教、谈联考、谈留学，谈流行歌曲、谈武侠戏、谈电视广告，谈保险、谈物价、谈租屋买房，谈新女性主义、谈性教育、谈男女平等，总是一针见血，有批评，有锋芒，保持她一贯关心和嘲讽的笔法。如《人鬼联婚》针对台湾社会存在的这种迷信风气，作者指出：“人鬼联婚，纵有‘联络感情’的美意，总不免是二十世纪一项怪谈。何况阴阳相隔，黄泉路远，是否真攀上了关系还大有疑问。如果非嫁不可的话，人鬼联婚又何如鬼鬼联婚呢？早夭的女儿大可去找一名死男人送做堆，让他们在阎王跟前成就美满良缘（阎罗五殿不妨增设一婚姻司），这总比花大钱而只送一个小牌位到活人家去的‘实在’一些。加之嫁妆可用纸糊品大做特做，聘金或陪嫁也可概用冥币，惠而少费，省得多啦！”《祭鼠大典》针对云林县政府为推行灭鼠运动以来所毒杀的200余万只老鼠而举行一场滑稽的慰灵祭典，作者认为，此事发生在20世纪提倡科学的时代，由大衙门官府以鸣炮上香祭文的盛大仪式举行，使人觉得时光仿佛一下子又倒退了好几个世纪。她嘲讽说：“云林县政府既已开此风气之先，其他各县市衙门，为免独负杀鼠责任，是否也要追随一番呢？”“准此，我们还该一视同仁地举行几场祭蝇大典、祭蚊大典、祭蚂蚁大典……”

她的杂文不唱高调，不喊空话，不谈高深莫测的理论，写的都是凡人身边常见的事，而那些平常甚至琐碎的事情经她妙笔生花，趣味大增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她的文风在杂文家中别具一格，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。如《闲话少说》一文的主旨非常明确，作者直抒胸臆，一语破的，文章开头便直言不讳地指出，“要伤害一个人，或破坏他人的情谊，真是一件太容易的事”，“只要你多说一些闲话，或者在闲聊中扯出几个人的姓名，对方就很容易上当。”作者用生活化的语言、生活化的例子和生活化的感触，娓娓道来，读者一目了然。文章以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为例来说明题旨，有时甚至反躬自嘲，这就更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。最后还画龙点睛地说：有位朋友常自嘲不爱讲人闲话：“你看某某老在我面前说你如何如何，我讲过没有？”我不忍扫她的兴，心头却好笑：“这会儿你不是正在讲吗？”这篇随笔旨在劝诫诱导，涵养性情，因此作者和悦委婉地与读者交心，作家人格的坦露，真情的倾吐，使我们读了真个像跟她面对面坐着，听她亲切切的说话，如与亲人挚友话语，丝毫没有正襟危坐、耳提面命之感，文章平易中含深刻，温婉中露风趣。



1988年，D在敦煌旅游。

因此，著名现代文学学者、研究家王景山先生认为：“丹扉的文章虽多涉及世道人心，写来却无道学架子，无训人面孔，无说教气息。文本无定法，杂文风格特色更是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事而异。即以台湾杂文名家论，柏杨的嬉笑怒骂，冷嘲热讽，李敖的讲古论今，唇枪舌剑，龙应台的理直气壮，咄咄逼人，都是各有所长。丹扉杂文则如炉边闲话，雪夜絮语，情溢于理，理寓于情，以情

动人，以理服人，是一种情与理的交融”。

丹扉也是女性专栏作家的始祖，却不走抒情路线，惯于从诙谐中谈真理，快人快语，作风直率，笔尖展现豁达、睿智的生活哲学及女性意识，是当时女性书写少见的。2023年11月由江宝钗教授策划，中正大学与嘉义女中合办的「打开丹扉，看见女性幽默文学」中英文双语展。丹扉的长女胡夕嘉、次女胡安嘉出席开幕活动，并捐赠嘉女50万元，作为「丹扉文学纪念奖学金」，推动永续阅读与写作。女性意识更有意思的是，丹扉念中文系，却教英文，因而此次以中英文双语展出，展出书籍、影像、服饰，呈现女性文学展的特色，是有深远的影响。

她有三个女儿，一般人称自己儿子为“小犬”，她把三个女儿都叫做“小猫”，这三只猫因此大大有名。

参见：中国现当代散文透视·台湾当代杂文概述 丹扉

白永达《望九琐忆》 照片亦选自该书

2024.12.12